

野狐禅和野狐狸

◎赵淑萍

在中国文化中,狐狸这种动物,向来褒少贬多。就说《封神演义》,那个妲己就是千年九尾狐所化,艳如桃李,心如蛇蝎。后来,人们把妖娆但心术坏的女人叫做“狐狸精”。唐代骆宾王的《讨武氏檄文》里,就攻击武则天“掩袖工谗,狐媚偏能惑主”。而且,一个人要是老谋深算、狡猾世故,也被比喻作“老狐狸”。因为“狐性多疑”,“狐疑”一词由此而来。尽管《太平广记》中的狐狸有善有恶,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中一再为狐狸“平反”,无奈积重难返。

奇怪的是,宁波人有把小孩叫作“野狐狸”的。一天,一位老者对着小孩笑骂:“侬个野狐狸阿爸。”再看那个小孩,玩得满头大汗,用脏脏的小手去擦汗,擦得脸上黑一块白一块。我的第一直觉是,这“野狐狸”肯定是说这小孩顽劣得出格了。这先入为主的印象来自于“野狐禅”。

“野狐禅”缘自一桩著名的禅宗公案:曾经,山上有位方丈,虔心修行,但是,一次,有学人问:“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?”他说:“不落因果。”结果堕在野狐身。五百世后,得到百丈怀海禅师一句“不昧因果”的转语,才恍然大悟,转世为人。

佛教强调修因证果,但是,为了“不落因果”而去修道,就是妄念。从此,在禅宗中,流入邪僻、未悟而妄称开悟,禅家一概斥之为“野狐禅”。后来,这个词用泛了,那些歪门邪道、不正统的或一知半解,信口开河的也贬之为“野狐禅”。

那么,这个贪玩的小孩,大人笑骂他“野狐狸”,是不是冲着他那股“野气”?

后来,我才知道“野狐狸”也写作“野狐脸”、

宁波话趣谈

“野糊脸”或“鸦糊脸”。宁波话中,这几个词都是谐音的。这些词有两种解释。一种,是指京剧里的脸谱或假面具。另一种,则指小孩脏兮兮的脸。而且,几种诠释也颇有情理。有说江南一带也有狐,但更多的是一种花面狸(果子狸),脸上有花纹,昼伏夜出,鬼鬼祟祟,人们就混称为野狐,所以把花脸说成野狐。小孩子脸脏了,被说成“野狐狸”,如果五官长得干净,也可称之为“野狐狸”。“鸦糊脸”呢?文人墨客,常自谦地把自己的画作说成“信笔涂鸦”。而文章做得不好,也说“鸦鸦糊”。那画上脸谱的假面具,就称为“涂鸦脸”或“鸦糊脸”。

一位执着于整理宁波童谣、灯谜的文化人——傅瑞庭先生在《包裹着迷的董地旧事》中特地写了“野狐狸”:一年元宵,大家都猜灯谜。有个灯谜摊,摊旁两根竹竿,一根,左边竹竿上吊着一个“野狐狸”(面具),右边竿上挂一千文铜钱。横幅中写道:“即以左右两物为谜面,射俗语一句,猜中奖钱一千文。”结果一个人拍拍那“野狐狸”,伸手拿了一千文铜钱就走。众人目瞪口呆。摊主说:“他猜中了。谜底是‘要钱不要脸。’”

也曾经看到一位年轻妈妈在博客日志中写道:“我对孩子说,你要不乖,妈妈晚上就变成‘野狐狸’(虽然不知道是什么,但总是非常厉害的)。”看来这妈妈不是老宁波,她肯定是因为想起了《聊斋志异》中很多的狐怪,以此来吓唬小孩。如果她真懂了“野狐狸”的意思,一定会哑然失笑。

野狐禅和野狐狸,没有联系。而年轻妈妈头脑中的“野狐狸”和方言中的也风牛马不相及。望文生义是要闹出笑话的。

入冬两三事

思归进行曲

◎夏晴

周末与爱人一如既往地窝在家中,没有去电影院,也没想到印象城或者天一广场转转,1月份了,入冬后的宁波气温蛮低的,零下,往哪里,像我这类的广东人基本上可以进入冬眠了。

爱人说趁着空闲,好好整理一下衣柜。想起与爱人刚认识那会,衣柜只放一个人的衣服,空间宽裕,现在是放两个人的衣服,有点多有点乱,想找件衣服那简直就像大兴土木,得把整个衣柜再翻腾一遍才行。

我俩花了一上午的时间,才让衣柜换了个模样,衣服分门别类,男左女右,堆放井井有条,一眼看去心情顿时清爽不少。最左边上瞅见一件西服,结婚时买的,在婚宴上穿的那套,原先以为婚礼上穿件运动服也行,不重形式重内涵,可爱人说正式场合要穿正装。

从小到大不愿穿西服,好像一旦穿上了,就彻底地迈进了三十岁的坎,这让我那颗不想长大的心多少有些抗拒。都说八零后男生有一颗稚嫩的心,成长得太慢,这一点我是从内心里赞同的。后来那件西服就封存起来,没再穿过。

结过婚的人都知道,爱人说的话都是正确的,正式场合要穿正装,这一点我不持任何怀疑。所以我决定听爱人的话,再穿一次,回老家的时候穿。

说好的,今年过年回家。

头一次跟着我回老家过年,爱人说要给家里添点年货,给爸妈、外甥外甥女买点礼物什么的,略表一丝心意,我直接否决她这个想法,说:“带这么多东西上飞机麻烦,还要办理托运,要不直接折现好了。”

爱人瞪了我一眼,“肤浅,买东西跟给钱不一样的。”争执不过,最后还是买了一大堆东西,塞满了行李箱。

年前这几天发现爱人开始密集地看港产片,一天一部不落,以往她可是很少看这方面的影片,我好奇问,怎么你终于发掘出港产片的精髓了啊!爱人斜着眼睛瞅了我一眼,一脸委屈地说,“我听不懂粤语,怕回去后无法好好跟你爸妈沟通交流。所以临时抱佛脚恶补几句。”说完还现学现卖几句,湿湿碎碎啦,我既知啊……听着倒真有几份韵味。

语言沟通这方面,我深有体会,来宁波两三年了,也没能学会多少阿拉宁波话,很长一段时间里,跟爱人家里人交流最多的仅限于眼神和

肢体,还有就是爱人恰如其分的同声翻译。我迅速给了爱人一个赞赏的目光,随之安抚道,“没事的,我跟我爸妈也不怎么交流的。”爱人听后,眼神不觉开始陷入凌乱。

提前订好的机票,眼看明天就要起飞,晚上也早早地躺下休息。不知是否年纪大了的缘故,越是盼着入睡越是头脑清醒,睡意全无。窝在被窝里不敢吭声作气,生怕把熟睡中的爱人给吵醒。看着外面还没有半点起色的天,漆黑一片,偶尔有几只猫在叫,离黎明的到来估计还有两个多小时,就这么躺着,没再睡着。

“不就回个家嘛,至于这么兴奋睡不着吗?”爱人问道。

“很久没回家了,紧张。”

“有什么好紧张的?”

“今年头一次要发红包,紧张。”我笑了笑。

爱人看着我,说,“拿了二十多年红包,迟早要还的。”

我眨了眨眼睛,盘算着快点“造人”,把兔崽子放出来收压岁钱,帮补一下家计。

我把想法告知爱人,她丝毫没有反对的意思,还修改了我的创意,得勒令兔崽子三十岁之前不得结婚,一直拿压岁钱拿到而立之年再议婚事。我只想说,千万不要去猜一位即将成为伟大母亲的女人的心思。

宁波乘飞机到广州,两小时的旅程,穿梭于蓝天白云之间,偶尔有些气流颠簸。透过窗外出望,横亘一天的云山云海,颇为熟悉的水天一色,朵朵白云自由飘浮着,随着气流自然幻化成各式形状,甚似记忆中的画面。

飞机俯冲的刹那,我从思绪中回到了现实。

优雅老去

随想曲

◎蒋静波

作为女人,面对四十岁以后的人生,难免气短、悲观。这也难怪,女人一旦老去,美丽如花般凋零,令人难以接受。每到岁末,许多女人显得心事重重,好像岁月欠了自己一笔债。

爱美的女人,真的不甘心告别青春之后与美丽永别。如何换一种活法,让自己永葆美丽,让许多女人纠结不已。直到最近遇到一个人和看到两则报道,才明白优雅老去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美。

不久前,结识一位美丽的女士。匀称的身材,自信的微笑,悦耳的声音,淡妆的容颜虽然失去了青春光泽,但看不出太多岁月的痕迹。我一时猜不出她的年龄。见话题投机,她主动告诉我,她已从文化馆退休,有兴趣时还在各地演出,乐于指导各单位文艺表演,并常获得大奖,闲来又学了许多养生知识,将90多岁的母亲调理得十分健康。我不由得瞪大了眼睛:“阿姐,您过了55岁?”“谢谢夸奖,我60多了!”她自豪地笑了。望着她从心底溢出来的满足,我的心底蹦出两个字:优雅。是的,优雅是一种生活姿态,无关乎金钱、地位、权力,但拥有了它,便拥有了高贵的气质,美丽的人生。原来女人可以如此优雅地老去。

想起之前看过的一则报道,一位女工从小怀有当画家的梦想。小时候,生活困难,中学没毕业就挑起了生活的大梁,美梦难能如愿。工作后,一直为生活奔波,更是难以圆梦。退休了,她终于拿起画笔,求师学画,勤奋苦练。十年后,在一次个人画展上,她创作的水画获得了专家的高度肯定。她说暮年圆了少年梦,此生早已无憾。一个老人,在退休时不辞辛苦重拾少年之梦,这是一种怎样的优雅?这种优雅,犹如美丽的光束,使晚年的生活光彩夺目,恒久弥新。

此刻,不由得想起了住在美国的著名的插画作家塔莎·杜朵。56岁那年,杜朵在深山建造了一栋乡间别墅,开始了一个人的田园生活。身穿复古长裙的杜朵,植上了五颜六色的花草,栽下了各种果树,饲养着许多小动物,将别墅装扮成人间仙境。每一天、每一时、每一刻,她可以选择采摘鲜花,在小河中划船,与动物们嬉戏,也可以选择室内画画,书写,编织毛衣,隔窗听雨看雪,过着童话般美妙的生活。“对我而言,随着年龄增长,日子过得更充实,且懂得生活乐趣,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光。”如今90多岁的杜朵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告诉我们,幸福就是如此的简单、自然和安宁。

忽然明白,女人的一生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部分,前半生在匆匆享受上帝赐予青春的同时,须付出更多的责任和义务,为社会、为家庭;后半生在老去的那段光阴中,她可以从容地听从内心的呼唤,为自己而活。

永葆青春,生理上是不可能的。若像杜朵一样,就算皱纹满面,白发如霜,只要将老去的时光经营得优雅,更能折射出生命的光华。这样老去,又有何憾?

总第5802期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 漫画 沈欣

